



论核战略

On Nuclear Strategy

李显荣 著

论核战略

On Nuclear Strategy

李显荣 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侯 春

版式设计:周方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核战略/李显荣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5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01-013431-4

I. ①论… II. ①李… III. ①核战略—研究 IV. ①B8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70776 号



论 核 战 略

LUN HEZHANLÜE

李显荣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8.25

字数:390 千字

ISBN 978-7-01-013431-4 定价:6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自序

对我来说,与核战略问题结缘,实乃偶然中之必然。我读大学时所学专业为科学社会主义,毕业后从事的也是与专业对口的政治理论教学工作。那时自然想不到以后会转向军事战略问题的研究,更想不到会将研究方向聚焦到核战略问题上。

考研给我提供了一个选择的契机。我那时虽然算得上是一名称职的政治理论教员,但在内心深处,对当时的政治理论教育是有看法的。坦率地讲,这种看法一直持续到今天。从我接受政治理论教育起,到后来实际从事政治理论教学工作,理论与现实相脱节、书本理论仅仅满足于“穿靴戴帽”式地生硬地穿凿附会现实,这种情况就一直存在着,且至今没有根本性的改观。而如此重大的问题并非我这样一个普通教员可以置喙,更勿谈解决。因此,当报考研究生时,我几乎不假思索地选择了核战略学专业:一则,我当时所属的军种第二炮兵与核战略学专业有着天然的联系;二则,这一专业符合我对以后工作方向的定位——如果能够选择,我倾向于从事军事训练或与军事训练相关的工作。

1998年9月,我如愿以偿地被国防大学研究生院核战略学专业录取,导师是李悦堂教授。李教授是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和炮击金门作战的一名老兵,他最早从事的是炮兵作战理论教学与研究,涉足核战略问题始于1986年。中国的战略核导弹部队,在1984年国庆阅兵式上首次亮相之前,不仅在外国人眼中是神秘的,就是对大多数国人来说,对它也同样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相应的,核战略问题在当时国内的军事教学和科研中也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1984年国庆阅兵之后,第二炮兵公开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核战略也随之进入一些军事院校的教学和科研范围。作为中国的最

高军事学府,国防大学自然首当其冲。1985年国防大学筹建期间,时任国防大学校长的张震将军提出了“高、深、宽、新”的教学要求^①,核战略即被列为新的重大教学课题之一,李悦堂教授受命担任该课题负责人。凭着一股韧劲、拼劲和钻劲,李教授带领攻关组经过4年努力,创立了第二炮兵战略战役作战运用与核战略学这两个国内军事学领域的新学科,他本人也成为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核战略学专家之一。我有幸成为李教授的学生,并从此与核战略结下不解之缘。

从1998年9月进入国防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开始,迄今为止,我对核战略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已逾10年。以著述的形式将个人的一些观点表达出来,以引起更多人对核战略问题的关注,乃是我多年来的一个愿望。

本书写作,前后历时七载。动笔始于2007年年底,2011年7月完成本书初稿,此后是反复不断地修改。写作期间,世界核形势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后,对其前任政府保守的核政策做出了某些重大修正。当然,美国核政策的这些调整有其内在的、无法克服的政治局限性,它既不可能从实质上改善世界核形势,也无从从根本上解决导致各种核问题的深层矛盾,但这些修正毕竟缓和了当时比较紧张的核形势,同时也影响了我对当前形势下核危机爆发几率及其危险程度的判断。细心的读者当不难从本书在涉及当前核形势时前后措词的微妙变化中,看到此种影响的痕迹。

全书结构如下:第一章,《论核武器》;第二、三章,《论核武器与国际关系》;第四章,《论美国核战略》;第五章,《论俄(苏)、英、法核战略》;第六章,《论中国核战略》;第七章,《论核军控与核裁军》。

各章的设置基于如下逻辑考虑:首先,核武器是核战略问题的物质基础和认识起点。在核时代,核领域所有问题上呈现出的种种分歧,归根结底都源于对核武器认识上的不同。因此,第一章着重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比较核时代历史上出现的各种不同的核武器观。这一章乃是以下各章论述的基础。第二、三章论述核武器与国际关系互动的历史。这是因为,核武器自问

① 参见《张震军事文选》(下卷),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323~325、355~359页。

世之后,便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反过来,国际关系的演变也极大地推动着核态势的发展。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核武器与国际关系之间的这种互动贯穿着整个核时代的历史。鉴于篇幅,这一部分划分为两章:第二章主要论述冷战时期核武器与国际关系的互动情况,第三章论述冷战后时期核武器与国际关系的互动。第四至六章分别论述五个核大国的核战略。基于核武器认识论上的不同,五个核大国的核战略总体上可分为两类:美、俄(苏)、英、法四国的核战略实际上是以“首先使用”作为基础的,属于实战、进攻型核战略;中国的核战略独树一帜,以“不首先使用”为基础,属于防御反击型核战略。另外,从核战略的发展演变来看,在美、俄(苏)、英、法四国中,俄(苏)、英、法的核战略实际上都脱胎于美国的核战略:有的是作为美国核战略的对立物而出现,如俄罗斯(苏联)的核战略;有的是作为美国核战略的有机补充而存在,如英、法的核战略。因而,本书将俄(苏)、英、法的核战略放在一章中论述,对美国的核战略与中国的核战略则各辟专章。最后一章专论核军控与核裁军,这是广义核战略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内容之一。

有三个问题需要专门作一下说明:

第一,关于本书的体例。我在写作之初,就定下一个原则:重在阐述个人观点和认识,力求避免落入教科书式的写作窠臼。核战略包括的内容相当广泛,且纵横交错。从宏观上来看,如果将目前世界上的九个有核国家和潜在有核国家放在横轴上,那么,纵轴上则包括核力量发展、核力量运用、核功能开发、核军控与核裁军等重大问题。将纵轴上的任何一个问题与横轴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单独拎出来看,则又可标示出纵、横两个方面。纵切面上是历史沿革,横切面上则是每个问题的具体表现和每个国家的具体核政策。不止于此,如果我们将国际关系(包括双边关系和多边关系)以及与核问题相关的各学科理论等等因素再考虑进去,问题会变得更加纵横交织、错综复杂。可以说,针对其中任何一个看似极微小的问题,都可以形成一本洋洋数十万言的专著。面对这种情形,合理地取舍内容和确定论述的侧重点就成为必要。我给自己确立的主要标准有两个:(1)一般的或者很容易查阅到的资料不予引用,若行文中确有需要,则力求精练概括,以避免简单的材料堆砌;(2)侧重学术性和思想性,力求有一定的理论深度。这便决定了本书

的体例,它不是那种中规中矩、无所不包的教科书,而是一本重在阐述个人观点和认识的理论性的学术读物。

第二,关于本书的架构。核战略在狭义上通常被定义为“筹划和指导国家核力量建设与运用全局的方略”,在广义上,还包括所有与核武器有关的国家政策和国家行为。我在本书中也提到:“核战略从理论体系上看,主要包括核力量发展战略、核力量运用战略与核军控战略。”^①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想跳出教科书式的写作模式,因而没有从核战略的定义本身出发来设计本书的体系结构,而是着力围绕问题来搭建一个逻辑框架。在我看来,一本书的架构应该是为作者能够最充分地阐述他认为有价值的观点服务的,而不是为了追求一种看似合理的架构而自缚手脚。本书的逻辑框架,就是将核战略内在的、历史的逻辑与外在的、现实的逻辑有机结合在一起。所谓“内在的、历史的逻辑”,指的是核战略领域的所有问题,都源自于对核武器如何认识,即所谓的核武器观。而各种核武器观的演变与分流,则具体表现为核武器与国际关系互动的历史。本书的第一至三章即是按照这一逻辑设置的。所谓“外在的、现实的逻辑”,指的是就当前全球核态势来看,世人公认的五个核大国的核战略无疑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除此之外,包括核扩散与反核扩散这一对主要矛盾在内的核军控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本书第四至七章即以此逻辑进行设置。这后四章,虽然针对的是外在的、现实的问题,但在每一章对具体问题的论述上,我依然坚持一种“内在的、历史的逻辑”。

第三,关于核武器、核战略的哲学意蕴。不少专家在审读本书时都提出过类似的意见,希望我对此作更充分的论证。这里作一点提示性的说明。我是侧重从辩证认识论的角度来阐发这一问题的。就普遍意义上说,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包含着内在的矛盾,包含着对立统一的方面。这是辩证法的核心。就具体事物相比较而言,由于存在质与量(哲学意义上而非物理学意义上的质与量)的差别,其内在矛盾所表现出的尖锐程度或曰烈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事物其内在矛盾呈隐性状态,有的事物其内在矛盾则表现

^① 见本书第337页。

得相当突出,以至于自我否定的意味非常强烈。核武器就属于后者,它因其破坏力太过巨大,大得超出了战争的需要,而完成了对自身的否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在本书中指出:从哲学的角度,“可以称核武器为‘反武器’、‘自我否定的武器’,或如斯里普琴科所说,是‘自我遏制的武器’”。^① 在这里,“哲学”是个限定性的形容词,“哲学武器”也并非说核武器能够超越自身的物质属性。若做更准确的表述,核武器是一种附着强烈思辨色彩的、“哲学化了”的武器。我在本书第一章《关于核武器的哲学思考》一节中对此作了集中的阐述。在第六章《中国核战略的认识论基础》一节中,我又具体分析了毛泽东是如何辩证地认识核武器的,而这种唯物辩证的核武器观构成了中国核战略的认识论基础。此外,在本书其他章节,当涉及如何正确认识核武器时,或者批评一些关于核武器的错误观点时,我同样强调必须贯彻和运用辩证思维。至于说,核战略为什么在本质上是一个哲学问题,不妨引用本书中的一段话来作答:“将核战略上升为一个哲学问题,并非核战略的殊遇……任何战略本质地说来都是某一种哲学的具体体现,只不过在核战略这儿体现得更明显、更为深刻而已。”^② 在这段话之前,我还作过简单的逻辑论证,即核战略只是一国军事战略的组成部分,一国的军事战略则只是国家战略中的一环,它不仅不能自外于国家战略独立存在,且必须受制于国家战略的指导,“而一国的国家战略说到底只不过是这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利益集团政治意志的反映,进一步说,它是这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国家政策上的具体体现。任何时候、任何国家,在路线、方针、政策、战略、策略等等的背后,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这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及其背后的那种哲学”。^③ 就研究的角度而言,我们认识任何战略,如果不能洞悉其背后起决定作用的那种哲学,那么,我们对该战略的理解就不能算是全面的、深刻的,而只是表面的、浅尝辄止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上述观点,我对五个核大国的核战略的论述,侧重于揭示其背后起支配作用思想和意识形态要素。

① 见本书第61页。

② 见本书第9页。

③ 见本书第9页。

当然,或许有论述不清的地方,那应归咎于我个人学力有所不逮,但对上述观点,我是思之愈深、持之弥坚。

在长达 10 多年对核问题的浸淫思考中,我深知此问题所涉知识之广、学科之多,因而书中不可避免会有错讹疏漏之处,真诚地恳请各位方家不吝赐教。

2014 年 4 月

目 录

导 言.....	1
没有世界观的世界	1
核武器是高悬于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3
核战略应当成为大国领导人的一门必修课	5
核战略在本质上是一个哲学问题	9
 第一章 论核武器	13
引言	13
科学、战争与核武器的诞生	15
科学家、政治家关于核武器认识的分歧	25
广岛、长崎：尚未停息的争议	35
关于核武器的哲学思考	49
 第二章 论核武器与国际关系(上)	67
引言	67
核前时期	68
冷战时期	69
第一阶段：核武器诞生与冷战开始(1945~1953)	70
第二阶段：冷战加剧与核军备竞赛(1953~1963)	82
第三阶段：核军控与冷战中的缓和(1963~1980)	104
第四阶段：“星球大战”、“新思维”与冷战的终结 (1980~1991)	120

第三章 论核武器与国际关系(下)	147
冷战后时期	147
第一阶段:美俄核裁军与南亚核危机(1991~1998)	148
第二阶段:核裁军裹足不前(1998~2002)	164
第三阶段:核扩散风云变幻(2002年至今)	183
第四章 论美国核战略	211
引言	211
遏制与威慑的双重变奏	213
绝对安全逻辑下的核霸权主义	231
实用主义哲学基础上的技术风格	248
漠视政治与战略导致的战术趋向	260
第五章 论俄(苏)、英、法核战略	275
引言	275
论俄罗斯(苏联)核战略	277
论英国核战略	298
论法国核战略	307
第六章 论中国核战略	323
引言	323
对中国核战略的质疑与非难	325
中国核战略的认识论基础	330
中国核战略的主要内容与思想内涵	337
中国核战略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344
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战略不动摇	351
长剑倚天,悬而不落;强弓接地,引而不发	365

第七章 论核军控与核裁军·····	373
引言·····	373
核军控与核裁军的历史·····	376
第一阶段:从《弗兰克报告》幻灭到“巴鲁克计划”破产 (1945~1949)·····	378
第二阶段:核军控与核裁军的沉寂时期(1950~1962)·····	386
第三阶段:超级大国在核军控问题上的突破与合作 (1963~1984)·····	392
第四阶段:核裁军的“黄金年代”(1985~1997)·····	395
第五阶段:核扩散困扰世界(1998年至今)·····	396
核军控与核裁军的本质·····	398
关于核未来的展望·····	404
索 引·····	413
后 记 关于时代、哲学与战略·····	420

导 言

没有世界观的世界

赵汀阳先生有一本哲学文集,名字就叫《没有世界观的世界》。这样一个书名,虽然看上去令人费解,但指出了一个重大而严峻的现实问题。赵汀阳想表达的是,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当所有地域性问题日渐变得世界化之时,人类却缺乏一种有效的世界性制度安排来应对新的时代挑战:“全球化已经把所有地方的问题世界化了,几乎任何一个地方性问题都不得不在世界问题体系中被思考和解决。”^①“世界必须被理解为一个思考和分析的最大单位,否则所有国际问题或者世界性问题都不可能有效地分析和解决,甚至,如果不能有效地分析和解决世界性的问题,那么也不可能充分地分析国内社会制度问题,因为世界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问题的必要约束条件。”^②客观现实是,我们今天所身处其中的世界却是以民族/国家作为最大的政治单位(联合国并不是一级严格的政治单位^③)。在现代的民族/国家体系之下,世界上的社会运动与人们的行为基本上都趋向于追求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而所谓的世界利益,即便不被某些政治家当作自我标

① 赵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② 赵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第8页。

③ 联合国只是一个试图解决世界性问题和国际问题的“国家间机构”,它充其量只能协调国际事务,而不具备凌驾于民族/国家体系之上的政治权威。因而,联合国只是一个世界性组织,是关于各国利益的一个谈判场所或机构,而且还是个不健全的谈判机构,它远远够不上所谓世界性的制度安排。

榜、欺世盗名的饰物,也只能流于大而无当的宣传式的口号,充其量只是理想中的乌托邦。这并不是说不存在世界利益。恰恰相反,在全球化时代,人类所面对的世界性共同利益正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表面化(其实,人类的共同利益自有人类以来就先验地存在着,只不过相对于当前的全球化时代,在以往时代里,人类的共同利益由于地理阻隔、交通落后等客观条件所限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观念、文化等方面交流不畅而呈隐性状态)。但是,因为缺乏一种有效的、超越于民族/国家体系之上的、世界性的制度安排,当其他国家都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单个民族或国家若是一厢情愿地去讲求什么世界利益,就必然要经常性地放弃或牺牲本民族或本国的利益。在绝大多数民族/国家都奉行民族/国家体系下的利益法则时,这样一种看起来极为高尚的价值追求,就笼罩上了一种悲剧色彩。如果这种自我牺牲并不能唤起其他民族/国家的价值认同,那么,这种牺牲就更像“宋襄公式”的冥顽愚蠢。所以,迄今为止,“世界”只是作为一个地理事实而存在,不是作为一个制度事实和文化事实而存在,这意味着世界还没有完全充实“世界”这个概念的本来含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世界,尚是一个“没有世界观的世界”。人类所面临的最严峻的现实困境是:全球化运动已经使得世界制度问题成为一个迫切问题,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一个世界制度,但在现代的民族/国家体系之下,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难以创造一个世界制度。用赵汀阳的话说,这可能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性堕落”。^①

众所周知,人类自进入 21 世纪以来,正面对着越来越多危及自身生存的问题:环境污染、资源过度开采、艾滋病蔓延、人口不断增多、战争危险……这些问题无一例外都关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然而只能在单一国家的范围内解决。地球只有一个,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全球性的综合治理,一国范围内解决得再好,也是徒劳。况且,一些连温饱问题都未解决的落后国家或者根本无力解决这些问题,或者为了摆脱贫穷落后面貌不得不暂时搁置对这些问题的解决,甚至不得不以牺牲环境、资源等为代

^① 赵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第 42 页。

价来追求单纯的发展(其中有不少是短视的、急功近利式的发展,长远看来,实为破坏性的倒退)。而某些先发的现代大国或者尚未认识到这一点,或者是早就认识到了但无意于放弃优势地位,更不愿承担全球性义务和责任,反而变本加厉地将本国利益置于其他国家的利益之上,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来谋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从长远看,这实在是一种饮鸩止渴式的短视行为。全球化已将世界上的所有民族/国家日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具有全球化的普遍现实意义。因此,无论这种经历史积淀而形成的现实困境能否逆转,人类若想长久地在地球这个星球上更好地生存下去,就必须从种种不可能中找出一种可能,从各种不可预料的艰难险阻和重重迷雾中杀出一条血路来。

核武器是高悬于人类头顶的 “达摩克利斯”之剑

在危及人类生存的所有全球化重大问题中,核战争无疑是最致命的威胁。一枚中等威力的氢弹可以在瞬间将一座城市从地球上抹掉,而一场全面核战争则意味着人类的毁灭。更为糟糕的是,当今时代,在诱发核战争的诸多可能性中,存在着越来越多的偶然性因素,比如敌对双方的战略误判、核对峙中的“擦枪走火”、战术操作中不慎发生的“核误射”、载弹航行中的核武器脱落事故、恐怖组织越来越接近拥有核武器的现实可能性……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核武器成为一把名符其实的高悬于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将核武器比作悬于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绝非危言耸听。在核时代已经过去的69年间,人类曾无数次遭遇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其中,既有与核战争直接相关的数不清的核战计划、赤裸裸的核战威胁,又有国与国之间拼命争夺所谓核优势的核军备竞赛;既有敌国角力、虎视眈眈的核对峙,又有邻国交恶、如影随形的核扩散;既有令人心生余悸的核泄露事

件,又有数次核丢失留下的巨大隐患^①……

相比之下,这些客观存在的事实倒并不是最可怕的。毕竟,人类在进入核时代以来,无论经历了怎样的艰险危难,还是相对平安地度过了 69 年。最可怕的是,大多数人对核武器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一个单纯武器的层面。只要将核武器仅仅视为武器之一,只要战争仍然是人类解决利益冲突的最后手段,核战争的危险就依然存在,崇拜、神化和追求核武器的冲动就依然强烈,核扩散的趋势就无法逆转。在这样的情势下,毁灭的种子依然深植于人类社会矛盾运动的土壤深处,无论人类怎样克制,危机总有破土而出的时刻;只要这粒恶性的种子不除,末日之灾将依然笼罩人类社会的上空,无论推迟多久,降临也只是早晚而已。

人类能够在迄今为止 69 年的核时代中免于核战争之虞,据说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人类的理性。然而细细追究,在这种所谓的理性深处,大概更多的乃是出于对自身毁灭的本能恐惧。核武器仍然在不断更新换代的事实说明,人类社会至今没有爆发核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类尚未找到一个既能做到自我毫发无损又能最大限度地杀伤对手的万全之策。从这个意义上讲,“核时代长达 60 多年的相对和平只是一种‘恐怖的和平’”,这样的说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人类的理性若不能转化为一种稳定有效的机制,那么,它的作用就注定是有限的、不可靠的。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较之过去更为科学进步的制度的建立,都标志着人类文明向前迈进了一步。从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到中世纪黑暗严苛的神权统治,再到近代民主自由洪流的冲决奔泻,人类文明的确在不断进步。不过,相较于生物进化史上人类从匍匐爬行到能够直立行走这划时代的一步,就人类文明的演化而言,我们尚未迈出由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走向世界大同、天下一家这具有同等意义的第二步。不幸的是,先于这一步之前,科技的发展催生出了可以毁灭人类文明的物质手段。正如普通的刀剑,

^① 据国际环境保护团体绿色和平组织的调查,自从世界上有核武器以来,遗失的 48 颗核弹中,美军至少有 7 颗遗失在太平洋、大西洋和地中海里。其余绝大部分的失主是苏联。仅 1986 年 10 月,苏联 Y 级核潜艇在百慕大海域沉没事件中,就遗失了 3 颗核弹。参见李悦堂主编:《核武器与战争》,国防工业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90~191 页。